



A NOVEL

恩宠之家

THE NEST

CYNTHIA
D'APRIX
SWEENEY

“Humor and delightful irony abound in this lively first novel.”

——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美〕辛西娅·戴佩思·斯温妮 著

胡绯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恩宠之家

THE NEST

CYNTHIA D'APRIS SWEENEY

[美] 辛西娅·戴佩思·斯温妮 著

胡绯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献给我的家人：我的父母罗杰与特蕾莎，我的妹妹劳拉，
以及我的兄弟理查德与托尼。

这一家的心头大爱，莫过于娓娓道来的好故事。

万事常需一分为二：哪些该留，哪些该改。

——威廉·特雷弗《钢琴调音师的妻子们》

便是如此，我已深悉这故事将害我心碎

当你提笔落墨之时

我已深悉这故事将害我心碎

——艾美·曼《被忘却的手臂》

目 录
Contents

001	序幕
007	飞雪十月
081	吻
291	寻找利奥
352	尾声

序幕

暮色初临时，仲夏蓝天下，一众宾客在海滩俱乐部的露天平台上施施然漫步，时而轻啜鸡尾酒，琢磨着调酒师用的是不是价格不菲的好酒；时而小心翼翼地把玲珑的蟹肉饼在餐巾纸上摆好，嘴里感叹大家真是吉星高照（因为明天只怕又是个阴雨天）；时而悄声八卦起新娘的紧身绸缎裙——新人那对酥胸简直呼之欲出，究竟是因为礼服裁剪不当、主人品味堪忧（宾客自己的女儿或许会把它叫作一种“时尚”吧），还是因为新娘的体重出乎意料地暴增呢？众人边说边挤眼，开着老掉牙的笑话，打趣新人要把婚礼收到的烤面包机换成尿布。正在这时，利奥·普拉姆却领着一名女招待从表亲的婚礼上溜了号。

利奥一直在躲两个女人：他的太太维多利亚——她几乎没跟利奥搭过腔，还有他的妹妹碧翠丝——她倒是一直在跟利奥闲扯，一张嘴简直没歇过，喋喋不休地非要家里人在感恩节聚一聚。这可是盛夏七月，居然商量感恩节？要是没记错，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利奥恐怕已有整整二十年没有老老实实在地跟家人一起过节了，他才不打算冷不丁儿浪子回头呢。

正“嗨”的利奥四下搜寻，想找找传闻中空荡荡的露天酒吧，谁知一眼望见玛蒂尔达·罗德里格斯正手托整整一盘香槟酒杯，从

人群中穿梭而过，通身艳光四射——一方面要怪西沉的夕阳，它正将长岛东侧染上一层粉色，惹人遐想联翩；另一方面要怪那些品质上乘的可卡因，它害得利奥心潮澎湃，难以自己。香槟泡泡在玛蒂尔达托着的盘碟上浮沉，仿佛声声令人心醉的召唤，又像一份秘而不宣的独家邀请。她那一头浓密的乌发结结实实地挽了个髻，露出宽宽的脸庞，只显得双眸漆黑，一对红唇盈盈欲滴。利奥定睛遥望女招待曲线动人的美臀，她从婚礼宾客中蹁跹而过，已空的托盘高高举过头顶，仿佛一支火炬。利奥匆匆从身边一名侍者手中夺过一杯马提尼酒，紧跟着那位美貌女招待，穿过摆动的不锈钢门，闪身进了厨房。

对玛蒂尔达来说（这位生性羞怯的女招待芳龄十九，立志当一名歌手），前一秒自己明明还在给姓“普拉姆”的一家七十五口及其好友端香槟，后一秒却乘上了利奥租来的那辆全新“保时捷”，风驰电掣地向长岛海湾驶去。她的一只手探进了他的紧身亚麻长裤，不太熟练地用拇指抚着他的阴茎底侧。

利奥刚开始把玛蒂尔达往储藏室里拉时，她也曾推托过一番。他伸手扣住她的手腕，连珠炮般问了她一串问题：“你是什么人呀？”“是从哪里来的？”“还兼任其他什么职业？”“你是个模特？”“还是个艺人？”“你知道你有多美吗？”

玛蒂尔达对利奥的小算盘一清二楚：在这种场合，一天到晚有人勾搭她，但通常是些年轻许多的男子（不然就是些老男人，老得一塌糊涂），搭讪的套话蹩脚得很，还一门心思非要拍几句马屁（尽管玛蒂尔达跟詹妮弗·洛佩兹没有半点相像之处，那些男人却常用詹妮弗·洛佩兹的美名称颂她；可玛蒂尔达的父母明明是墨西哥

哥裔，不是波多黎各裔嘛）。即使在这群腰包鼓鼓的富人中间，利奥也算俊朗得没道理的。玛蒂尔达很笃定，在那些看得上眼的追求者里，自己还从来没用“俊朗”一词夸过谁呢。她或许会觉得对方“帅”，觉得对方“可爱”，甚至觉得人家“惹火到爆”，但说到“俊朗”，她认识的那些小子还没长开，没到称得上“俊朗”的时候。玛蒂尔达发觉自己正抬头凝望利奥的面孔，苦苦寻思究竟哪点让他显得如此“俊朗”。跟玛蒂尔达一样，他长着一双黑眸，一头乌发，一对浓眉。但他的轮廓棱角分明，她的轮廓则珠圆玉润。要是上电视，他只怕会出演某位杰出人士，或许是位外科医师吧，而她则是亟待回春妙手的绝症病患。

透过储藏室的门，玛蒂尔达听见乐队正在演奏常见婚礼曲目：一定是管弦乐团无疑，演奏的乐器一定至少有十六件。利奥一把攥住她的手，拉她跳起了两步舞。他贴着她的耳朵哼唱，嗓音明快浑厚，十分悦耳。“总有一天，当我无比消沉，当世界冰寒入骨，我会哒—哒—嘟—心想起你，想起你今夜的容颜……”

玛蒂尔达摇了摇头，轻笑一声，挣脱对方的怀抱。这人示好让人心神不宁，惹得她内心深处小鹿乱撞。再说，比起在厨房里用意大利熏火腿裹芦笋，在储藏室里跟利奥半推半就，多多少少要意思些；她本来不就该在厨房裹芦笋嘛。当她羞答答地告诉利奥，自己想当个歌手，对方立刻提出：他在哥伦比亚唱片公司有些人脉，有不少一向对发掘新人颇为热衷的朋友。他又再次贴了过来。若说刚才他绊了一跤，似乎不得不用手撑墙免得跌倒时，玛蒂尔达心里打起了鼓，那当他问起玛蒂尔达是否有样带，是否有什么曲子可以上他车里放来听一听，她的担忧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因为，要是我中意的话，”利奥一边说，一边伸手握住玛蒂

尔达修长的纤纤玉指，“那何不说干就干呢？帮你把样带交到能办正经事的人手上嘛。”

利奥轻车熟路地领玛蒂尔达从代客泊车的侍者身边经过，她扭头望了望厨房门。这份活是表兄费尔南多帮玛蒂尔达张罗的，要是发现她偷偷溜了号，他只怕会火冒三丈。可是，利奥刚红口白牙提到了“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呀。他还说，人家“一向对发掘新人颇为热衷”呢。上哪儿去找这种天上掉下来的机缘？也就溜号一小会儿，留个好印象就回来。

“被汤米·莫托拉发掘的时候，人家玛丽亚也在做女招待嘛。”她说道，半是开玩笑，半是为自己正名。

“是么？”利奥一边拉着她匆匆走向自己的汽车，一边瞥了一眼海滩俱乐部那几扇俯瞰着停车场的窗户。或许有可能，维多利亚会从阳台望见他的身影，毕竟一大群人正聚在阳台上；很有可能，她已经注意到利奥不见了踪迹，正气得七窍生烟，恨不得掘地三尺把他找出来。

玛蒂尔达在车门旁停下脚步，脱下工作时穿的黑色帆布鞋，从一只破旧的塑料购物袋里取出一双银色高跟鞋。

“用不着大动干戈换双鞋吧。”利奥忍住欲火，免得当着宾客们的面伸手握住她的纤腰。

“我们不是要去喝一杯么，对不对？”玛蒂尔达说。

利奥说过要去“喝一杯”吗？那可万万不行。在他这个丁点儿大的家乡，没有谁不认识他，不认识他的家人、他的母亲、他的太太。他一口喝干那杯马提尼酒，把空酒杯扔进了灌木丛。“要是女士想要喝一杯，那定当如你所愿。”利奥说。

玛蒂尔达穿上鞋，轻轻将一根金属色细搭扣绕过脚踝，右脚系上搭扣。她直起腰，与利奥的双眼齐平。“我恨死穿平底鞋了。”玛蒂尔达将合身的白衬衫往下拉了拉，“平底鞋害我觉得整个人黯然失色。”利奥几乎是把玛蒂尔达推进了车前座，推到众人看不见的地方，安全地躲到了有色玻璃后面。

坐在前座上，玛蒂尔达听见汽车十分高档的扬声器中传出自己那蚊子叫般带着鼻音的歌声，不由惊呆了。听上去，姐姐那台老掉牙的“戴尔”播出的歌声跟这简直有天壤之别，要美妙得多。

利奥一边听歌，一边用手轻敲着方向盘。在车内灯光的映照下，他的结婚戒指熠熠生辉。毋庸置疑，玛蒂尔达不碰已婚男人。她能看出利奥千方百计想要专心听，好歹对她的歌声培养几分胃口，找几句马屁拍拍。

“我还有比这更好的录音，肯定是下载错了版本。”玛蒂尔达说。她能感觉到，羞耻害得自己耳朵发烫。利奥放眼眺望着窗外。“我还是回去吧。”玛蒂尔达伸手去握汽车门把手。

“别走啊。”利奥说着伸手搁上她的腿。玛蒂尔达忍住抽身的冲动，腰挺得更直了些，一时思绪万千。怎样才能牢牢勾住这个男人？她恨死了当女招待，但要是正在上正餐的时候开溜，费尔南多一定会要她的小命。利奥正放肆地盯着她的酥胸。她低头望望自己的大腿，却在黑色长裤上发现了一小团污渍。她用指甲刮着那团油醋汁，今天她调了好几加仑这种酱汁。屋里一群人也许正在把法式蔬菜沙拉和烤虾装盘，绕着每个碟子的边缘从酱汁瓶里挤出沙拉酱，布置成波浪纹——小孩们会画出这种波浪纹，用来代表汪洋大海。

“我想看海。”她轻声说。

于是，慢慢地（如此之慢，慢得让她一时摸不着头脑），利奥伸手握住她的手，搁在了自己的腿上。有那么一瞬间，她竟犯了傻，以为他要自己的手上印下一吻，跟母亲看的电视剧中的角色一样。她将永远记得这一幕：自始至终，他一直凝神望着她。他没有合上双眸，把头往后一仰，没有扑过来不合时宜地索吻，没有毛手毛脚地解她的衬衫纽扣。他久久地定睛凝望，直视她的双眸。他眼中有她。

她能感觉到对方在她的手中起了反应，好一番销魂动魄。利奥与她对视着，她则在手上加了把劲儿，于是一时间，车里的权柄猛然易了手。“我还以为，我们要去看海呢。”玛蒂尔达说，想要躲开厨房里那些人的耳目。他粲然一笑，挂入倒挡。他的安全带还没有系好，她已经拉开了对方的长裤拉链。

不能怪利奥的高潮来得太快。早在几周前，当他太太撞破他在某朋友家避暑宅邸屋后的走廊里对一个保姆上下其手，她就不让利奥碰了。驾车向海边驶去时，利奥一心指望酒精、可卡因加上抗抑郁药安非他酮会让自己多“威风”一会儿，但当玛蒂尔达的纤手颇有用意地来来去去，他便心知一切发生得太快了。他闭上双眸，以便镇定心神——就闭上了那么片刻，好把她那令人飘飘欲仙的纤手赶出脑海：在那一幕里，玛蒂尔达蓝色的指甲油有些斑驳，指甲上下移动。利奥压根没有望见那辆SUV风驰电掣地驶下海洋大道，从右边驶过来，车头正冲着他这辆车的侧面。等他回过神，发现耳边的“吱嘎”声并非音响里播放的玛蒂尔达的歌声，却彻底是另一码事时，已经来不及了。

他们两人甚至来不及发出尖叫。



PART ONE

—— 第一部分 ——

飞雪十月



CHAPTER 1

昨天晚上，普拉姆家兄妹三人已经通过电话，一致同意不宜当着哥哥利奥的面喝酒。因此，他们三人齐刷刷地全在中央车站一带的不同酒吧里，趁着午餐之前偷偷小酌一杯鸡尾酒，却又互相并不知情。

这是个有点蹊跷的秋日下午。两天前，一场东北风暴席卷了中大西洋海岸，正好撞上从俄亥俄州向东袭来的冷锋和从加拿大下行的北极气团。结果带来的风暴让某些地区下了一场破纪录的大雪，硬生生地把宾夕法尼亚州至缅因州一带的一些城镇拖进了有违时令的寒冬。在曼哈顿以北三十英里处的一个小镇，也就是梅乐蒂·普拉姆的住处，大部分树木的秋叶依然没有掉光，许多树木在冰雪的蹂躏下惨不忍睹。街上横七竖八躺着落下的枝干，一些城镇还在停电，市长则口口声声说要取消万圣节。

尽管时不时停电，寒意又挥之不去，梅乐蒂搭火车到曼哈顿的一路上却风平浪静。她在42街的凯悦酒店大堂酒吧里找了个座位。她深知，这里好歹不会撞见哥哥姐姐：梅乐蒂曾提议到本店餐厅吃午餐，而不是去大家常去的地方——中央车站生蚝吧，谁知道被杰克和碧翠丝好一顿奚落。出于某种难以捉摸的标准，他们俩对凯悦看不上眼，而梅乐蒂对解读他们的标准没有半点兴趣。她决不许自己再在杰克和碧翠丝面前抬不起头来，决不许自己心里发虚——她

跟那两人不一样，不会把一切曼哈顿旧俗奉为圭臬，总不能因为这点就感觉底气不足吧。

在酒店开阔的大堂上层，梅乐蒂坐在桌边，紧挨着一扇扇窗户。（她不得不承认，这间大堂没什么宾至如归的氛围：显得太大，太灰，太时髦，钢管制成的骇人雕塑在头顶虎视眈眈。尽管杰克和碧翠丝没来，她却仿佛能听到他们毫不嘴软地冷言冷语。幸好他们不在场，真让人松口气。）她点了最便宜的白葡萄酒（一杯就要花足足十二美金，比在家买一整瓶酒的价格还要贵），暗自期盼调酒师倒酒的时候别那么小气。

自从风暴以来，天气一直反常地冷，但眼下太阳总算冒出了头，气温有所上升。曼哈顿中城所有斑马线上的积雪正在迅速融化，变成一摊摊雪泥和冰块，拦住人们的去路。梅乐蒂望着一个格外不雅的女子千方百计想从积水上跳过去，谁知差了几英寸，结果鲜红的芭蕾平底鞋正好一脚踩进水里。那摊水必定又冷又脏吧。这么精致的一双鞋也挺讨梅乐蒂的欢心，但她哪有那么糊涂，会在这种天气里穿这种鞋出门呢。

一想到宝贝女儿们要前往上城，必须绕过那些不算太平的街角，梅乐蒂不由一阵心慌。她小酌了一口（滋味不过如此），从兜里掏出手机，点开她最钟爱的APP，也就是被诺拉称作“跟踪狂之城”的应用程序。她点击“查找”按钮，等待着程序加载地图，在屏幕上显示出代表她家那对十六岁双胞胎的两枚圆点。

梅乐蒂简直不敢相信这个奇迹：区区一台手持设备，竟能让她追踪到诺拉与路易莎的具体方位，只要姐妹两人把手机带在身上。她们可是青少年，什么时候会不带手机呢。屏幕上开始出现地图，梅乐蒂感到一阵熟悉的心慌，直到屏幕顶端弹出“找到啦”几个

字，蓝圈也不停地闪烁，显示出两个宝贝女儿的方位。看来是在上城的SAT辅导中心¹。

诺拉与路易莎参加周末补习班已经一个多月了，梅乐蒂通常会在餐桌旁跟进两个女儿一早的行踪，眼睁睁盯着蓝点依照她苦口婆心的叮嘱从中央车站慢慢向北移动：从车站出发，她们理应搭乘麦迪逊大道公汽线至59街下车，随后步行向西，来到位于63街、毗邻哥伦布大道的辅导中心。不许取道公园那一侧，要走街道南面那一侧，从一个个身穿制服的门卫身边走过。如果两个女儿撞上了什么不测风云，她们呼救的喊声会传到门卫的耳朵里。两名女孩绝不许踏进中央公园一步，也不许不按路线四处乱跑。梅乐蒂每星期都吓唬她们，让她们听些女生被歹徒劫走或迷路的传闻，结果不是被迫卖春，就是被人杀害，弃尸在河中。

“上西区跟加尔各答还是有点不一样吧。”梅乐蒂的丈夫沃尔特轻声辩道。可惜的是，梅乐蒂偏偏害怕。一想到宝贝女儿们在市里四处乱逛，身边缺了妈妈的庇护，她就不禁心跳加速，掌心冒汗。此时此刻，掌心就在冒汗。今天早上，母女三人都在中央车站下车，她很不情愿放女儿走。正值周六，车站里熙熙攘攘挤满了查旅游指南、查列车时刻表、四下寻找“回音廊”的旅客。她吻别了女儿，目光却一直没有从她们身上挪开，直到再也望不见她们的后脑——一个一头金发，另一个一头褐发。宝贝女儿看上去跟游客截然不同，她们穿过人群，没有半点迟疑。她们属于这座城市，正是这一点害得梅乐蒂忧心忡忡。她只盼孩子们属于她，只盼她们不要长大。宝

1. SAT 测验是由美国大学委员会委托美国教育测验服务社定期举办的测验，作为美国各大学申请入学的重要参考条件之一。

贝女儿已经不再将每一个念头、每一个心愿、每一次忧虑都向妈妈一股脑儿交底了，她已不再像从前一样对女儿的所思所想一清二楚。梅乐蒂深知，放手让女儿长大成人，才是人生正道。她期盼宝贝女儿坚强、独立、开心（她真心盼望她们开开心心，胜过其他一切），但她再也无法看牢女儿的内心活动，这让她心里有些发虚。假如无法确定宝贝女儿在世上的一举一动，她至少可以紧盯她们的一举一动吧。就在眼前，女儿的行踪尽在掌握；梅乐蒂至少可以做到这一点。

“利奥才不会还钱给你们呢。”她动身前往火车站时，沃尔特说，“你们一个个都在做梦，白白浪费时光。”

尽管梅乐蒂生怕沃尔特说得对，她却不得不相信他所言不实。之前为了买房，她和沃尔特借了一大笔债，买的是一所丁点小的历史性建筑，位于他们所住城镇最美的街道。谁知眼看着经济崩溃，房价随之暴跌。按揭贷款的浮动利率又要涨上一波，而梅乐蒂家本来就已经吃不消了。房产净值少得可怜，没办法再筹钱。女儿上大学的日子越逼越近，他家的银行账户却几乎空空如也；梅乐蒂一心指着那笔“安乐窝”款项。

在街上，梅乐蒂望着人们脱掉手套，解开围巾，抬头面朝太阳。她的心中顿时涌起一丝满足：要是乐意的话，她大可以整整一下午待在室内不出屋。梅乐蒂钟爱凯悦酒店酒吧的主要原因在于，她可以经由一条人迹寥寥、平凡无奇的走廊从中央车站直抵酒店。稍后到了午餐时分，她会从秘密走廊返回中央车站，下楼去“生蚝吧”。她会在纽约待上好几个小时，却根本用不着往人行道上踏足一步，用不着呼吸曼哈顿的空气。梅乐蒂总觉得，曼哈顿的空气中遍布着灰尘。双胞胎出生的时候，她与沃尔特在曼哈顿上城小住过一阵子，当时她就跟纽约的灰霾打过激烈却又必败的一仗。不管她用湿布把